

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九

列傳九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南田柯維騏著

湯壽

牛大年

徐應龍

莊夏

黃疇若

曹叔遠

族字

沈作賓

黃黼

朱德之

劉燾

陳咸

辛棄疾

方信孺

湯壽字君傑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歷國子博士時
朱熹予祠壽躡留不報由是寢惡權相意而壽之直聲
亦大聞于時至大理少卿進直徽猷閣卒壽與韓侂胄
陳自強不合故屢嗾言者中傷生平奉祠閒居之日多

於揚歷其在禮曹例掌三省奏記臨安大火寧宗遇災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琦屬辭務持大體不爲阿曲言者撫其語涉訕而朝廷知其無他起復制詞有清風峻節之語琦嘗擇壻得蔣重珍入服其識鑒

牛大年字隆叟揚州人慶元二年進士歷官將作監主簿入對言人主所當先者要以天命人心之所繫致念焉又言今日士氣太靡宜體立國之意以振起之夫有扶持作與之意而後縉紳無貪名嗜利之習無貪名嗜利之習而後有持正秉義之風遷竄以監主簿太宗正丞四川提舉茶馬兼權總之兼管內安撫司公

事節制黎雅州也戊寅馬梁遷直華文閣浙東提點刑
獄又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
平興國宮卒特贈四官大年清操凜然所至以廉潔自
將云

徐應龍字允叔登進士第調衡州法曹閔實冤獄提刑
不能奪聞者多其有守交薦之改秩知高安縣呂祖儉
忤韓侂胄謫死高安應龍經紀其喪且爲文誄之有勸
避禍者曰緣此獲譴亦所願也朱熹貽書謂義風凜然
云累遷守祕書少監兼權工部侍郎又兼侍講言人主
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責之宰相宰相不能盡知天下

人材當採之公論李吉甫爲相號稱得人而三人之薦
乃出於裴垪之疏遷至刑部尚書兼侍讀應龍在講筵
多指陳時政一日讀吳起爲卒吮疽事應龍奏起恤士
卒故能得其死力今軍將得以賄遷專事掎克未免多
怨寧宗驚曰債帥之風今猶未除耶宰相史彌遠聞而
惡之免侍讀未幾徙吏部尚書以煥章閣學士奉祠卒
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肅三子皆登朝榮叟清叟至政
府別有傳

莊夏字子禮泉州人第進士慶元六年大旱求言夏知
興國縣上封事曰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爲

火災爲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德後宮戚里內省黃
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召爲太學博士言比
年分藩持節詔墨未乾而改除坐席未溫而易地一人
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累遷宗正
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尋權直學士院兼太子侍讀時
流民來歸夏言荆襄兩淮多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
屋廬牛具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萬世一時也遷試中
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諭德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兵
冗乞下將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若弟姪若婿強壯者
收剝代之除兵部侍郎煥章閣待制與祠歸卒

黃疇若字伯庸豐城人淳熙五年第進士歷知廬陵縣
治爲諸邑最召赴都堂審察差監行在都進奏院開禧
初都城火應詔言當今急務有三一曰賦斂征求之無
藝二曰都鄙軍民之無法三曰守令牧養之無狀歷拜
監察御史首章乞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監司又言善爲
國者必以恐懼修省之訓陳于前善爲相者必以危亡
災異之事告於上尋遷殿中侍御史兼侍講時與金人
約和金人約函致韓侂胄首詔臺諫侍從兩省雜議疇
若與章燮等奏乞梟首然後由送人譏其失國體疇若
奏今帑藏無餘願自宮禁以省率執百官其爲檢節又

言湖廣盜賊亦有激而成者宜戒諸司申明法禁爲
賊關防以時平心決訟勿令胥官巡尉侵漁權戶部侍
郎奏乞撥買官田充糴本以廣常平之儲乞令戶察一
員專監安邊所帝皆是之進華文閣待制知成都府蜀
自吳曦畔後制置使移司興元朝論有偏重之嫌朝廷
擇人故輟疇若以往避諱改寶謨閣待制詔凡利病臧
否竝許諮訪以聞當徵積欠十餘萬疇若亟命榜九邑
盡蠲之考官吏冗員非救命差注者悉罷又糴米足廣
惠倉又減他賦之重者民力遂寬初沈黎蠻屢犯邊疇
若至則鏤榜曉以禍福青礪兩羌遂乞降會董蠻合部

族入寇疇若亟調兵且設方略捕之皆遁去進龍圖閣
待制以平蠻功進一秩疇若留蜀四年弊根蠹穴苗穉
髮櫛累遷兵部尚書太子詹事後差知貢舉試禮部尚
書以足疾乞歸進煥章閣學士知福州力辭乃與祠關
外軍機言者論及疇若落職罷祠後以煥章閣學士致
仕新著有竹坡集奏議講議經筵故事

曹叔遠字器遠瑞安人少學于陳傅良登紹熙元年進
士第久之李壁薦爲國子學錄迂韓侂胄罷通判涪州
累官權禮部侍郎遇事獻替多所裨益終徽猷閣待制
謚文肅嘗編求嘉譜識者謂其有史才子感孫部皆登

進士第族子幽

幽字西士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調重慶府司法叅軍郡守度正欲薦之幽辭曰章司錄母老請先之正敬嘆歷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因感泣如期至召爲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疏論余天錫李鳴復迂旨遷起居郎進禮部侍郎不拜疏七上進古詩以寓規正久之起知福州再以待郎召爲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謚文恭子愉老亦登進士第

沈作賓字賓王歸安人以父任登仕中刑法科歷大理

評事改秩通判紹興府秩滿知台州五十日間盡除前
政之弊邦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已媒孽之罷去民請
于朝借留不遂爲立留賢碑除太府丞遷刑部郎慶元
初除直龍圖閣帥浙東知紹興府韓侂胄方用事族有
居越者私釀公行作賔逮捕寘于獄而竄其奴除兩浙
轉運副使人奏攢宮一司歲撥經總制錢爲緡率四萬
有奇未見弊壞輒加脩造妄費固不足計亦非所以妥
神靈彰聖孝自今有以營繕聞于朝下守臣稽覈畫旨
而後興役上首肯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遷權工部侍
郎兼戶部以言者罷歸起歷知鎮江寧國潭州平江蘇

命叅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閩
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備不虞朝廷難之遂請祠言
者繼及之復召爲戶部侍郎軍興之餘國力殫耗見存
金穀僅支旬日作宿考逋負稅吏姦閱三月卽有半年
之儲除權戶部尚書母喪終歷授寶謨閣學士江西安
撫使兼知隆興府在郡樽錢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
朝作賓謂平生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犒師半隸本府
除煥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進顯謨閣學
士致仕卒于家贈金紫光祿大夫

黃黼字元章餘杭人少游太學第進士歷太常博士輪

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爲三司等屬不除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龐參嘗掌經略西事又歷邊任始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再請行貝州之變文彥博親自討賊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略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畀上流或委方面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曰如卿言可謂盡用人之道歷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兩浙路轉運判官進秩至直顯謨閣浙東瀕海之田以旱勞告常平儲蓄不足黼相漕計貸之毗陵饑民以糠粃雜草根充食郡縣不以聞黼取民食以進乞捐僧

牒緡錢振濟全活甚衆累遷侍御史行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劉德秀劾奉祠卒

宋德之字正仲其先京兆人隋諫議大夫遠謫彭山子孫散居於蜀遂爲蜀州人德之以應舉擢慶元二年外省第一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相生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編脩樞密院時數有災詔求言德之疏七事皆當時至切之患又曰今敵未動而輕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遺患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基於此矣除太常丞出知閬州擢本路提點刑獄制帥安丙奏德之傲視君命降

一官歷兵部郎官朝論有疑安丙意丞相史彌遠首以問德之對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不敢以私嫌廢公議忤時相意遂罷安丙嘗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請昏於德之不許論者益稱其賢起知眉州監特奏名試得疾卒德之大父耕性剛介一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廉語德之曰吾昔至臨安府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過浙江而去吾適越求之則入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爛平山有三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見丹竈置祠其上而歸

劉燭字晦伯建陽人與弟翰仲受學于朱熹呂祖謙第
進士歷知閩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知無不
爲以憂去僞學禁興燭從熹武夷山講道讀書築雲莊
山房爲終老之計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
府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
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修省開言路以廣忠益振公道
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敵患提舉廣東常平召入奏事
首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公道
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寧宗嘉獎累遷
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

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乞罷僞學之詔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進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論貢舉五敝累官權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廷臣爭務容默爚奏乞明詔大臣獎忠謹以作士氣戒諛佞以肅具僚冬雷爚奏遴選監司以考察貪吏爲先又兼工部侍郎試刑部侍郎夏旱應詔上封事大略謂上旣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然或者以爲好名要譽而陛下聽之則苦喜必棄之而不恤其

言必受之而不覺矣前封男爵至是進封子權工部尚書加兼右庶子每講讀經史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敷陳之進讀詩之說詹事戴溪讀之爲之吐舌卒贈光祿大夫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橐

陳咸字逢儒登進士第歷利路轉運判官開禧三年吳曦叛關外四州繼沒人情太駭咸留大安軍督軍糧檄守楊震仲振流民備姦盜衆稍安曦以咸名士欲脅之以令其餘檄咸議事咸不往遂之利州抵城外僞都運使徐景望已挾兵入居臺治英宗諱日景望大合樂以

享威力拒之初咸語家子欽曰咸受國厚恩義當擊賊
恨無兵權獨有下策削髮以全臣節會曦以書招之急
咸答書勸其稟命既而欲親諭之遂行遇偽統領孟可
道知曦已僭亂曰吾書不可用矣還至后殿入帳中以
刀自斷其結披緇而出景望遣兵拘咸于岸曦聞怒甚
安丙力為救解乃得釋歸曦既誅咸上表自劾安丙奏
以咸總蜀賦從之時僭亂後帑藏赤立咸至武興與丙
商權利病兵政財計合為一家咸晝夜精勤調度有方
不二歲諸倉各贏數十萬而布帛銅鐵錢與祠牒不預
焉金州地險咸增饋糈以實之未幾金人犯上津守賴

以固召爲司農少卿卒丙劾奏其疏賜諡勤節

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少節蔡伯堅與黨懷英同學號
辛党始筮仕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
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竝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
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棄疾爲掌書記卽勸京
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聚衆千餘說下之使隸京
僧一夕竊印逃棄疾揣僧以虛實奔告金帥急追獲之
斬其首而還紹興末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授承務
郎天平節度掌書記併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邵
進已殺京降金棄疾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

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卽衆中縛之以歸
獻俘行在仍授前官改差江陰簽判棄疾時年二十三
乾道六年自通判建康府召對孝宗銳意恢復棄疾因
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作
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以獻言逆順之理消長之
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歷知
潭州兼湖南安撫盜連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乞
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
爲意詔獎諭之復奏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建六
翼例別勅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止撥屬三牙密院事

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望風懾服詔委以規畫及
度馬殷營壘故基立砦柵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
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費以鉅萬計棄疾善幹旋事
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任罷棄疾受
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月營柵成開陳本末繪圖繳
進上遂釋然軍成雄鎮一方爲江上諸軍之冠加右文
殿修撰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
荒政民賴以濟進一秩以言者落職久之主管沖佑觀
光宗立之二年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加
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以臺臣王藺劾凶

祠歸寧宗初落職已而復主管冲佑觀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其後寧宗召見言鹽法加寶謨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尋差知鎮江府歷龍圖閣待制知江陵府令赴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卒棄疾嘗跋紹興間詔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讎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故以稼名軒朱熹歿偽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為文往哭之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謝枋得過其墓旁

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
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旦旦祭之文成而聲始息爲請
于朝加贈少師諡忠敏

方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以父崧卿蔭補官韓侂胄自
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金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
首謀當何以答侂胄矍然假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
充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巖書通問于金國元帥府
至濠州金帥斃石烈子仁止于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
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
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

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至汴見金左丞相都元帥完顏宗浩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訕宗浩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金人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已爲卑屈况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較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貽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強弱言之若得滁濠我亦得泗漣水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如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平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

兵耳金人見信孺忠愾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爲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復命再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抵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爲動會蜀兵取散關金人益疑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三問至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時開禧三年九月也已而王栻定和議遠白信孺功因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

在公論所推雖敵人不能掩也為詔信孺自便尋知韶
州累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因事降秩再奉
祠稍復官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其後
車使北時年財三十既齟齬歸管居室巖竇自放於詩
酒後費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亦死矣

論曰湯壽秉直牛大年持廉徐應龍莊夏陳時政黃疇
若優治行曹叔遠多獻替沈作賓舉職不避怨宋德之
不以私嫌廢公議陳咸拒逆職之召劉燭請除學禁裴
章朱熹所著書皆端士也黃黼敷歷有聲一斤不復計
棄疾自金歸宋志不獲伸方信孺抗詞金庭顧反

罪何以爲竭節懷忠者勸哉

李孟傳

倪思

袁燮

王介

柴中行

許奕

李孟傳字文授以父光遺表恩歷官太府丞又兼考功郎因對言國家長育人才猶天地之於植物滋液滲漉待其既成而後足以供大廈之用今士大夫皆有苟進之心治功未優功能尚薄而意已馳騫於臺閣不稍扶持正飭之其敝將甚韓侂胄與孟傳故嘗致意孟傳謝曰行年六十去意已決侂胄慙而退請外知江州侂胄不悅凶歸復知處州遷廣西提點刑獄歷福建提舉常

平詔入對首論用人宜先氣節後才能益招徠忠讜以
扶正論政府故人折簡問勞動甚孟傳逆知其意謝曰
孤蹤又不造朝獲一望清光而去幸矣對畢卽出關閩
大饑發廩勸分民無流莩侂冑誅就遷提點刑獄移江
東又辭丞相史彌遠其親故也人謂進用其時矣卒歸
使節角巾還第再奉祠以倉部郎召又辭遷浙東提點
刑獄未數月請䟽再上加直祕閣移江東不赴主管明
道宮進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四常誠子孫曰安身
莫若無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有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登進士第中博學宏詞科累遷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卽位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脩國史尋兼侍講除禮部侍郎上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李皇后寢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灤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漢呂氏唐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卽位歷數郡皆以言者論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侂冑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專以潔已爲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

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胄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逮入見言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窳而布衣不敢極說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至稱爲恩父者諛文豐賂在所不論也侂胄聞之大怒思旣退謂侂胄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爲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師旦竝爲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胄悚然曰聞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胄亟復召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求

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蓋謂史彌遠也徙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叅政錢象祖不與聞思奏論之彌遠上章自辨思求去上留之思乞對復申前說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竇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用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待御史卽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鑄職而罷乂之除寶文閣學士予祠卒諡

文節

袁燮字和叔鄞縣人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槃水其前
玩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
節自期入太學登進士第調江陰尉除汾海制屬寧宗
卽位爲太學正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
燮亦以論去自是黨禁興矣久之歷司封郎官因對言
陛下追思彭龜年臨朝太息今正人端士不乏願常存
此心急聞剴切崇獎朴直天下何憂不治遷至國子祭
酒祕書監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爲
道本聞者悚然有得士氣益振兼崇政殿說書除禮部

侍郎兼侍讀時史彌遠主和燮爭益力臺論劾罷以寶文閣待制奉祠起知温州進直學士奉祠卒燮初入太學陸九齡爲學錄同里沈煥揚簡舒璘並在學以道義相切磨後見九齡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曰潔齋先生後謚正獻子甫有傳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進士第廷對陳時弊光宗嘉其直擢居第三人歷國子錄上久不朝重華宮介上疏極諫孝宗崩介又力請過宮執喪言辭激切人歎其忠寧宗立介上疏言陛下初卽位策免宰

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遷太學博士韓侂
胄疑介前封事詆已且其弟仰胄嘗以舊識求通介拒
絕之侂胄怨益深添差通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會學
禁起坐劾奉祠久之差知廣德軍侂胄隸人蘇師旦忿
介不通謁目爲偽黨以告侂胄有勸其自明者介曰吾
髮已種種豈爲鼠輩所使邪侂胄亦畏公議不敢發後
爲祕書郎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
遇於庭客皆踰指而揖介不顧於是殿中侍御史徐禔
劾介資戕立異奉祠除都大坑治侂胄誅朝廷更化介
召還累遷國子祭酒會以旱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

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又言漢法天地
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
王呂蔡秦之覆轍可以爲戒除祕書監陞太子右諭德
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
閤職爲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
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中宮意介曰宰相逢宮禁
意向給舍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除起居舍人
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托咸福於宮禁權且下移誰
敢以忠告陛下者乞歸老不許許奕以言事去國介奏
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下

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右文殿脩撰知嘉興府升集英殿脩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徙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卒端平中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諡忠簡子桢有傳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推官權臣韓侂胄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偽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爲偽不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歷遷太學博士轉對首論主威奪而國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之骨鯁末論權臣用事包苴成風遽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治行

爲淮右最又條畫極邊次邊緩急事宜上之遷西京

運使兼提點刑獄政直祕閣知襄陽兼京西帥仍領漕

事江吐以戎司移屯襄州兵政又弛中行白于朝考覈軍

實招法佃虛籍自是朝廷以節制之權歸帥司重劾李琪

不法以懲貪守明扈再興有功以厲宿將遷江東轉運

司判官日旋改湖南提點刑獄入爲吏部郎官以立志啓

迪君心言好進好同好欺士大夫風俗三敝選曹法大

壞吏緣爲姦中行遇事持正不爲勢屈由是銓綜平允

擢宗正少卿又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邊烽告急至失

地喪師准甸震洶中行亟奏內外二失朝廷十憂大要

言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
謀之二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
邊庭申請又不卽報脫有闕誤咎當誰執調祕書監崇
政殿說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爲僞欲加遠竄杜絕言語
使忠義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再沮壞如此耶又
謂欲結人心莫若去貪吏欲去貪吏莫若清朝廷又論
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進祕閣脩撰知贛州句祠得請
以言罷理宗卽位以右文殿修撰奉祠卒所著有易繫
集傳可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

許亦不字成子簡州人以父任歷涪城尉寧宗親擢進士

第一累遷起居舍人韓侂胄講關邊奕貽書曰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不足當寒暑之寇又因轉對論今日之急惟備邊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位如平時京西淮上之師敗同罰異廟堂主議外廷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而禁衛單薄侂胄聞之不樂遣使金詣中書受指奕曰增歲幣歸俘虜不可行者當死守之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以國事未濟力辭不許既行成還奏帝優勞之權禮部侍郎條獻六事俄兼侍講會諫官王居安傳伯成以言事去職奕疏留後因災異申言之又論用兵以來資賞汎濫僥倖捷出宜加裁制夏旱應詔又言內降

非盛世事王璿進狀不實經營求倖免裴伸何人驟爲帶御器械言最剴切攝兼侍讀遷吏部侍郎兼脩玉牒官兼權給事中論駁十六事皆忤貴近而封還劉德秀贈典高文虎祠命士論尤臆之楊次山加少保郡王奕䟽言恩寵大甚恐非保全宜聽其辭又言史彌遠力辭恩命宜從之以成其美不報奕遂臥家乞外以顯謨閣待制知瀘州安撫使安丙遭讒忌宰相錢象祖出謗書間奕奕喟而言士不愛一死而困於衆多之口亦可悲也奕願以百口保之象祖艷然曰公悉安子文若此乎適宇文紹節宣撫荆湖還曰僕願以百口信許公之言

於是異論頓息奕於丙深相知而職事所關必反覆極
辯以求直移知遂寧府加至寶謨閣直學士又知潼川
府兩郡民畫像祠之會金敗盟蜀道震擾奕請速選大
臣宣撫信賞必罰以獎忠義收人心坐論降一官詔提
舉玉隆宮未幾復官提舉崇福宮還家草遺表曰本非
衰病初染微疴當湯熨可去之時臣以疾而爲諱及鍼
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靜言膏肓所致之由大抵
脉絡不通之故寓諷諫焉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贈通
議大夫奕性孝友通籀隸書所著有毛詩說論語尚書
周禮講義奏議雜文行世子彪孫爲四川制置司叅謀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九
官劉整叛召草降文以潼川一道獻蒙古彪孫辭曰腕
可斷筆不可書卽與家人俱仰藥死

論曰韓侂胄史彌遠相繼相寧宗皆馮恃寵靈進雷同
而退厓異甚矣其壞士習也李孟傳咸有雅故乃懼爲
已浼絕意攀援倪思面規疏陳竝摘發其姦狀袁燮王
介柴中行許奕皆不附侂胄而燮爭和議介奕多繳駁
中行欲清朝廷去貪吏復與彌遠忤直道三黜數子不
有古人風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

列傳九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吳獵

項安世 李大性 劉甲

楊輔

安丙 楊巨源 趙方

賈涉

吳獵字德夫醴陵人登進士第初主潯州平南簿張栻
經略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焯代栻栻以獵薦辟本
司準備差遣盜李接起陷諸州獵請明賞罰焯乃錄鬱
林功誅南流縣尉鬱林巡檢人人驚厲爭死聞不踰時
盜悉就擒尉宰相王淮甥也獵坐降久之知無錫縣用

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辭甚切陳傅良言過宮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何不奮發疆諫爲士夫倡潔身何益寧宗卽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僞學禁興獵言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中書是謂亂政又駁史浩諡請張浚配享阜陵議皆不合出爲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弛起歷祕閣脩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時韓侂胄開邊江陵又告饑獵前後備禦振恤皆有法金人圍襄陽德安游騎迫竟陵命獵節制本路兵馬加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金人再犯竟陵襄陽德安俱

急吳曦俄友于蜀警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叅議官訪以
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調大軍及忠
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達等援德安董世
雄孟宗政等解襄陽圍西事方殷獵爲討叛計請于朝
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險要漕粟以待王師
及曦誅除刑部侍郎充四川宣諭使朝廷命旌別淑慝
以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
年召還卒家無餘貲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獵初從張
栻學朱熹會栻于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
實表率之有畏齋文集奏議六十卷謚文定

項安世字平父括蒼人後家江陵第進士召試除祕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疏諫不報安世遺宰相留正書求去尋遷校書郎寧宗卽位應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事在陛下宮中旣省則外廷官吏四方州縣奔走不暇民生日厚國力日壯復祖宗之業雪神人之憤惟吾所爲矣特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不報俄爲

言者劾去安世吳獵竝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
荆渚起復安世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
侂冑所惡安世因貽侂冑書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
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冑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閒暇遂
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
將無所屬安世不俟命徑遣兵解圍第諸將殺獲功以
聞獵伐叔似爲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
宣撫使又升太府卿有宣撫幕官上度者獵客也獵與
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虜掠獵
斬其爲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別寺獵以聞安

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于世

李大性字伯和端州人其先積中爲御史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大性少力學以父任入官因參選進藝祖廟謨百篇及公私利害百疏歷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服闋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實蓋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歷寔錄核其正舛率有據依孝宗嘉之擢大理司直累遷工部郎紹熙中陳傅良言事去國彭龜年黃度揚方相繼皆去大性抗疏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臣所爲寒心也孝宗崩光宗疾未能執喪大性疏言今日之事

顛倒舛逆况金使祭奠常引見于北宮素帷不知是時
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喪者聞子臯
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若陛
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
已哉累遷戶部尚書開禧將用兵大性條陳利害忤韓
侂胄意出知平江移知福州又移知江陵充荆湖制置
使江陵當用兵後殘燬饑饉繼以疾疫大性首議振貸
凡三十八萬緡有奇前官虛羨十有四萬五千緡蠲放
不督流移復業者皆奏免征權江陵舊使銅錢重而楮
輕民持貲入市終日不得一錢大性奏乞依襄郢例通

用鐵錢於是泉貨流通民甚賴之遷至兵部尚書尋以
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引疾回祠卒于家年七十七贈
開府儀同三司謚文惠李氏自積中三世官于朝父子
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並躋從列爲名臣
云

劉甲字師文摯之後家龍游登進士第累官寶謨閣待
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移知廬州程松爲四川宣撫
使吳曦副之以甲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時曦獻四州
於金金立爲蜀王甲在漢嘉未至鎮也松謀遁甲固留
不可遽以便宜檄甲兼沿邊制置曦以書致甲甲援大

義拒之因臥疾曦又遣其弟旼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
乃援顏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
貽參知政事李壁告變曦僭王位甲遂去官朝廷久乃
徵聞曦反狀韓侂胄猶不之信甲奏至舉朝震駭壁袖
帛書進寧宗覽之稱忠臣者再召赴行在甲舟行至重
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趣還任楊巨
源旣死軍情叵測除甲宣撫使未幾金自鶻嶺關劄金
崖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諸關截潼川戍兵駐饒風
以待之金人知有備引去侂胄誅拜甲寶謨閣學士賜
衣帶鞍馬自楊輔召歸西邊諸事朝論多於甲取決人

無知者明年罷宣撫司合利東西爲一帥治興元移甲
知潼川府後進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節
制本路屯駐軍馬卒于官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難母病
刲股以進生平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畫所爲夜
必書之名曰自監有奏議十卷理宗詔諡清惠

楊輔字嗣勳遂寧人進士甲科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
字遷校書郎出知眉州累遷戶部郎中總領四川財賦
升太府少卿利西安撫使吳挺病輔密白二府早擇人
望以革世帥之弊又貽書四川制置丘密言統制官李
顛乃吳氏腹心緩急不可令權軍地從之歷敷文閣直

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韓侂胄決意用兵以吳
曦爲四川宣撫副使假以節制財利之權輔知曦有異
志貽書大臣言自昔兵帥與計臣不相統攝故總領有
報發覺察之權今所在皆受節制內憂不輕寧宗意輔
能誅曦密詔授寶謨閣學士四川制置使許便宜從事
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兩月但爲去
計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而去安丙謀誅
曦以輔有人望謂密詔自輔所來聞者皆信曦旣誅丙
趣輔還成都除四川宣撫使奏言臣以衰病軟懦而居
建元功者之上徒恐牽制敗事安丙才力强濟賞罰明

果乞以事任付丙又論蜀中三帥惟武興事權特重故致今日之變乞竝置兩帥分其營屯隸屬安丙奏乞兩宣撫分司朝廷察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議者謂蜀亂初平輔未宜去乃復以爲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再被召踰年不進上召益堅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乃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卒于官諡莊惠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第進士調大足縣主簿秩滿詣闕陳蜀利病言皆剴切歷知大安軍開禧二年邊事方興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丙陳十可憂於松繼文

為松言曦必誤國松不省蓋丙嘗為其父客素知曦既
而曦奏丙為隨軍轉運曦隨叛受金詔稱蜀王改興州
為興德府以丙為中大夫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
徒死無益陽與而陰圖之遂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誅曦
語見巨源好義傳曦僭位凡四十一日丙陳曦所以反
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自劾待罪朝廷初聞變莫知
所為亟召問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對曰安丙非附逆者
必能討賊乃密降帛書令圖曦帛書未至露布已聞上
不動色交慶加丙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州安撫使
兼四川宣撫副使詔獎諭恩數視執政巨源愬功于朝

語見巨源傳於是丙拜疏勾間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者與銀絹二萬匹兩卽授丙四川宣撫特方議和丙獨戒飭將士惘疑虛喝以攻爲守威聲甚著詔以蜀平遣吳玠撫諭四川時沿邊關隘悉爲金毀丙遺時相書論邊事又請于朝以沔州都統司所統十軍權太重故自吳璘至挺曦皆有尾大不掉之憂乃請分置副都統制各不相隸以前右中左後五軍隸都統司踏白摧鋒選鋒策鋒遊奕五軍隸副司詔皆從之金人和意未決上手書賜丙當激勵將士戮力赴功侂冑旣誅進丙資政殿學士和議成還大散隔牙關丙分遣僚吏經量洋西

興元大安民田別定租稅嘉定二年丞相史彌遠起

丙移書曰昔仁宗起復富鄭公文潞公孝宗起復蔣丞
相皆力辭名教所係人言可畏論者躀之升大學士四
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諜知金人遷汴關輔豪傑款
塞願降者衆丙以爲此正冉閔告晉之時乃與宰臣書
謂當興問罪之師朝論憂丙輕舉乃詔益脩守備七年
春丙使所愛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襲秦州敗歸河
州都統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之而訟丙于朝三月
詔丙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手書召之未至進觀
文殿學士知潭州湖廣安撫使政尚嚴酷數被論乃授

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賜旌節金印
衣帶鞍馬三辭還蜀董居誼帥蜀夫失士心金人乘之
破赤丹黃牛堡入武休關直擣梁澤至大安宋師所至
輒潰散入巴山十二年以聶子述爲四川制置使代丙
時丙子癸仲知果州子述檄兼參議官四月紅巾賊張
福莫簡叛入利州子述遁去總領財賦楊九鼎爲賊所
殺子述退保劔門檄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責癸
仲召戎帥張威等軍來會賊自關趨遂寧所過無不殘
滅丙欲自持十萬緜偕子述往益昌募士子述曰大臣
非得上旨未可輕出丙遂如果州時四川大震甚於曠

之變趙方首奏勳望如丙今猶可用魏了翁移書宰執
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卽平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
事乃定耳李壁李臺時鎮潼遂亦皆以國事勉丙五月
詔起丙四川宣撫使予便宜尋降制授保寧軍節度使
兼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丙奏自古及今謗以疑間而
成禍以忌嫉而得况臣已傷弓於既往豈容不懲沸於
方來詔曰昔唐太宗以西寇未平詔起李靖慷慨請行
不以老疾爲解代宗有朔方之難圖任郭子儀聞命引
道亦不以讒慙自疑勉圖雋功以濟國事尋命丁煇改
知興元府丙至遂寧賊猶負固于普州之茗山丙下令

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未幾張威李貴俘獲張福等
十七人丙命鬻其黨王才以祭九鼎併誅福等七月盡
俘餘黨千餘人皆斬之遂班師移治利州賜保寧軍節
度使印癸仲亦加三秩明年進丙少保丙以關表營田
多遺利命官括之有文垓者方持母喪以便宜起復幹
辦魚關糧料院而馮安世者又卽利州置根括局於是
了翁遺丙書謂不可用冒喪之人丙復書曰儻皆清流
何由辦事其後安世不法滋甚丙械送大安竊治之丙
計聞以少傅致仕贈少師賻銀絹千計賜沔州廟額爲
英惠理宗親札賜謚忠定所著有晶然集

楊巨源字子淵益昌人倜儻有大志善騎射博涉群書
舉爲鳳州堡子原倉官馳騁射獵傾財養士沿邊忠義
咸服其才分差魚關糧料院移監興州合江贍軍倉開
禧三年正月吳曦叛巨源陰有討賊志結義士三百人
給其資糧曦所忌者遊奕軍統領張林隊將朱邦寧巨
源深與締結并集忠義人朱福陳安傅檜之徒安丙聞
其謀延致之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
哭曰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先生之意決乎丙指
天誓曰若誅此賊雖死爲忠義鬼夫復何恨巨源大喜
時李好義兄弟亦結李貴李坤辰凡數十人坤辰邀巨

源與好義會巨源又大喜曰吾與安長史議以三月六日邀曦謁廟合勇士刺之好義曰彼出則齷巷從衛且千人事必難濟聞熟食日祭東園此其時也巨源然之以告丙明日好義在僞宮見丙其謀乃決巨源好義憂事寢泄遂以二月乙亥未明好義率其徒入僞宮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啓戶欲逸李貴執殺之衛者始拒聞有詔皆卻巨源好義迎丙宣詔以曦首徇三軍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叅贊軍事詔文乃巨源所作也丙奏功于朝以巨源第一詔補承事郎巨源謂丙盍乘勢取四州好義亦以爲言丙慮軍無見糧

巨源自請爲隨軍措置糧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
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孫忠銳復散關俄詔
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兼四川宣撫使司參議官
丙素惡忠銳聞失守散關檄其還欲廢之先命巨源偕
邦寧以沔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
士斬之并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僞賀表聞于朝且待
罪先是獎諭誅叛詔書至沔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
不及巨源疑有蔽其功者俄報曠黨王喜授節度使巨
源彌不平以啓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
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愬功干

朝而從興元都統制彭輅乞書遺韓侂胄輅陽許而陰以白丙正將陳安復告巨源結死士入關欲焚沔州州治俟丙出則殺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未有以發也會巨源在鳳州以檄書遺金鳳翔都統使其辭若用問者且自稱宣撫副使而以叅議官印印之金以檄至丙丙乃移書召巨源時輅已至沔六月壬申巨源還幕府丙密命輅收巨源巨源至庭大呼曰我何罪丙隔屏遣人謂之曰若爲詐稱宣撫副使命械送閬州獄巨源曰我一時用間異時必有爲我明其事明日左右殺之舟中以自殮聞丙以人情洶洶封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

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初曦之誅也巨源遺光祖
書述丙酬答之語鋟梓競傳之而已弗樂浸潤不已積
成此禍成忠郎李珙投匭獻所作巨源傳爲訟冤賜廟
褒忠官其二子加贈寶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理宗特
賜諡忠愍子履正終大理卿四川制置副使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棠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
府浚欲以右選官之不爲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
子棫與棠交方遂從棫學第淳熙進士歷知青陽縣告
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
罰中教化人以爲各言寧宗時遷至權工部侍郎寶謨

閣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謀犯境乃
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樞密烏古論慶壽犯陳光化
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
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遂抗疏主戰親往襄
陽金圍棗陽急遣孟宗政扈再興等往援仍增戍光化
信陽均州以聯聲勢棗陽圍解再疏力陳不可和者七
戰議遂定金將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
犯棗陽者宗政敗之于尚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
于磨子平相持踰年方調世興移師與許國再興援棗
陽張興李雄韜援隨州隨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棗陽

時宗政守城伏兵城東金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至再興
又敗之自是無日不戰諸將表裏合謀又連破之金人
遂誅蹇不方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
金人復大舉命訛可圍棗陽頓兵八十餘日方乘其氣
竭命國再興剋期合戰連敗之宗政自城中出夾擊遂
大潰訛可單騎遁獲貲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
直學士其後累敗金人進至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
權刑部尚書俄得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力
疾犒師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
引再興臥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

卒是夕有大星隕于襄陽以端明學士正議大夫致仕
累贈太師諡忠肅方起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
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
禍而京西獨全其沒也人皆惜之方嘗問相業於劉清
之對以留意人才故知名士如陳駭游九功輩皆拔爲
大吏諸名將多在麾下若扈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
推誠擢任能致其死力云范葵有傳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
歷大理司直知盱眙軍淮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
之以招山東人純之遣說楊友劉全李全等以其衆至

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通號忠義軍珪等反斃鐸于港
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德廣
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
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李全李先拒之不止事甚危涉
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登
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况舉數年歲幣
悉還金人是以肉啗餒殍及噬至若忠義之人不
立定額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饑則噬人飽
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
京東忠義人兵涉亟遣使翼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

車抵山陽德廣等起伏地請死誓以自新由是屢破
金人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七年平等尚懷異志涉密
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涉慮忠義諸軍思亂因
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軍爲五砦
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
不滿六萬人朝廷歲省費十三四涉又遣李全取海州
復取密濰王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守張
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自是恩擣等十餘州
相繼請降擢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權吏部侍郎
涉行軍法以肅諸將淮西之勢夫振初翟朝宗得臣

獻諸朝至是趙珙還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
喜璧之歸行慶賞涉遺書史彌遠謂今日人事尚未有
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
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懌未幾涉卒贈龍圖閣學士
光祿大夫涉父偉嘗守開江貽丞相趙雄書極論蜀帥
吳玠之橫它日陛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孝宗嘉
納後反爲所擠以沒涉弱冠直父寃不避寒暑泣愬十
年至伏書闕下子似道在姦臣傳

論曰嘉泰開禧以來邊徼多虞故廟堂以謀帥爲急吳
玠李大性劉甲楊輔以惠政聞安丙楊巨源趙方賈涉

以武事顯况獵與項安世素以學術節槩稱哉雖然安世殺無辜以逞私憾丙忌巨源討逆功而誣之罪以死均爲不仁人也涉庶孽誤國覆其家視方之有子何如耶

陳敏

張詔

李好義

畢再遇

扈再興

孟宗政

張威

陳敏字元功石城人精騎射歷閣門祇候時閩地多寇始置左翼軍以敏爲統制漳州駐劄累功封武功縣男領興州刺史召赴闕高宗見其狀貌魁岸除破敵軍統制毋憂起復以所部駐太平州金主亮來攻成閩爲京

湖路招討使以敏軍隸之升馬司統制獻計不聽遂移疾歸姑孰孝宗卽位張浚宣撫江淮奏爲神勁軍統制浚視師改都督府武鋒軍都統制朝廷遣李顯忠北伐浚欲以敏偕行敏以盛夏興師非時浚不聽令敏屯盱眙顯忠至符離果失律敏遂入泗州守之金人議和詔敏退守滁陽敏請於朝謂滁非受敵之所改戍高郵兼知軍事與金人戰連敗之遷宣州觀察使召除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居歲餘敏抗章曰久任周廬無以効鷹犬今兩淮無備臣乞以故部之兵再戍高郵仍請更築其城乃除光州觀察使分武鋒爲四軍升敏爲都統制

兼知高郵軍事仍賜築城屯田之費召爲左饒衛上將軍言事者議欲戍守清河口敏言宜先脩楚州城池蓋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及是再出守高郵乃詔與楚州守臣左祐同城楚州祐卒遂移守楚州北使過者觀其雉堞堅新號銀鑄城以歸正人二百家逃歸降秩爲福建路總管改江西最後除武鋒軍都統制兼知楚州復官至光州觀察使卒贈慶遠軍承宣使

張詔字君卿成州人少隸張俊帳下積功守和州嘗被旨介聘金人持所繪祐獻二陵像至館中皆北地服詔向之再拜館者問之答曰詔雖不識其人但龍鳳之姿

天日之表疑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宗聞而喜之由是驟用紹熙五年以爲成州團練使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代吳玘慶元二年趙彥逾帥蜀復請分東西爲二帥詔遂兼西路安撫司公事先是趙汝愚母奏吳氏世掌蜀兵非國家之利請以張詔代領武興軍未及行也汝愚知樞密院力辭不拜曰若武興朝除帥則臣夕拜命光宗從之詔在興州甚得士心卒郭杲代之

李好義下邳人祖師中忠厚團練使父定一興州中軍統制好義善騎射喜讀王霸書及左氏春秋初以準備將討文州蕃部有功遷吳玘帥蜀爲興州正將開禧三

年正月聞曦叛亟歸與其兄對哭謀誅之會曦遣李貴
 道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曰朝廷重臣豈可殺耶好義
 知貴赤心告之謀貴遂約李彪張淵陳立劉虎張海等
 好義又密結親衛軍黃術趙亮吳政等及女弟夫楊君
 玉好義初謀立長史安丙以主事既而李坤辰言丙亦
 與楊巨源有謀好義因約巨源以報丙丙大喜遂與好
 義約二月晦舉事時彪術貴等七十餘人土人路良弼
 王芾亦預焉好義夜饗士麾受甲旣行小將嚴禕引十
 卒來助各以黃帛為號好義誓眾曰入宮妄殺人掠財
 物者死漏盡好義率眾斧門以入大呼曰奉詔誅賊

抗者夷其族護衛皆棄挺走遂入世美堂近曦寢室曦
聞外闕倉皇起露頂徒跣開寢戶欲遁見貴復止以手
捍內戶貴前爭戶戶紐折曦走貴追及手執其髻舉刀
中曦頰曦素勇有力撲貴仆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
斧其腰者二曦負痛手縱貴起遂斫其首引衆擁曦首
出宮亟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歡聲動天地撫定城中
市不改肆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丙從之遂以西和
委好義兵次獨頭嶺進士王榮仲兄弟率民兵合擊金
人死者蔽路十戰至山砦高堡七日至西和以少擊衆
前無留敵金節使完顏欽奔遁好義欲乘勝徑取秦隴

以牽制淮寇而宣撫司令謹守故疆士氣皆沮好義以
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卒丙上其功特贈檢校少保後吳
獵爲請諡曰忠壯好義誅曦時幼子植留家迄事人爭
冒功賞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曦
旣誅好義集丙家王喜後至心懷邪謀欲刃好義丙力
救解然日以殺好義爲心及好義守西和喜遣死黨劉
昌國聽節制好義與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洞
瀉而昌國遁矣旣歿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冤之
號慟如私親摧鋒一軍幾至於變旣而昌國白日見好
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發疽殂喜曦大將也誅曦日不

肯拜詔遣其徒入僞宮虜掠殆盡又取職姬妾數人其
後欲戕好義爲曦復讎丙不能止便宜處以節度使知
興州而恨猶未已嘗出兵船柵嶺鋒未交棄軍遁朝廷
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而死

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父進從岳飛護衛八陵轉戰江
淮間積階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開禧北伐以殿
帥郭倪招撫山東京東遣再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
再遇請選新刺敢死軍爲前鋒倪以八十七人付之出
其不意進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
於石匣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

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守城者開北門遁西城猶堅
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某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
民也可速降於是遂降尋除環衛官倪調李汝翼郭倬
取宿州遣孝慶等繼之命再遇爲先鋒取徐州至虹遇
郭李兵裹創旋問之則曰宿州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
俊邁已爲敵擒矣再遇督兵疾趨次靈壁遇孝慶駐兵
鳳凰山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郭李軍潰賊必
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分兩道來再遇令敢死二千人
守靈壁北門自領兵衝敵陣金人見其騎呼曰畢將軍
來也遂遁再遇手揮雙刀絕水追擊殺敵甚衆甲裳盡

由是威名大振天水縣當金人西入路乃升爲軍命威
爲守屢立奇功擢充利州副都統制歷沔州都統制嘉
定十二年金人分道入蜀連陷州軍先是利州路安撫
使丁焞聞金人深入亟遣書招威救蜀又檄忠義總管
李好古北上捍禦好古與統領張彪遇以彪棄迷竹關
故斬之彪威弟也威聞彪死按兵不進焞聞之謂僚佐
曰金人所憚惟威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遂因好古入
見數其擅殺彪罪斬之遣書速威且使進士田途往說
之威感激夜半調發鼓行而前連破金兵大將包長壽
聞之宵遁興元叛兵張福莫簡作亂號紅巾隊安丙檄

威禽福等十七人戮之簡自殺賊遂平西夏來約夾攻
金人丙遣王仕信會于鞏又命威與利帥程信興帥陳
立等分道竝進議初起威謂金人尚彊夏人反覆未可
輕動丙不聽卒遣威威黽勉而行令所部毋得輕發諸
將至城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柄是歲卒于利州
終揚州觀察使威每戰輒克臨陣戰酣則精采愈奮兩
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張鵠眼威立淨天鵠旗以自
表每戰不操它兵有木楛號紫大蟲圍而不刃長不六
尺揮之掠陣敵皆靡荆鄂多平川廣野威曰是彼騎兵
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技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

創法名撒星陳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爲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威御軍紀律嚴整兵行每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賈倍於市迄無敢喧晚以嗜欲多疾故不壽云

論曰自孝宗與金再結盟頗無外憂然亦毋敢弛備迨寧宗開邊吳曦稱亂材武之士益賴其用若陳敏城楚州却金兵張詔領興州得士心李好義協力討逆乘勝取關外地畢再遇扈再興孟宗政張威往往出奇陷堅爲虜所憚皆一時名將也惜僭賞逆黨俾好義負冤不

伸豈駕御之道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